



## 父母的七夕

□王成新

七夕前几天，天擦黑时母亲总搬竹椅到老院的梧桐树下，手里攥着半拉没绣完的枕套。浅青色的缎面上，牛郎织女隔着片云对望着，针脚的有密有的疏——都是她白天洗了衣裳、做了饭，挤着空一针一针缝出来的。父亲坐在旁边石凳上择菜，眼梢却老往母亲的绣绷上瞟，手指在围裙上蹭来蹭去，活像个藏着心事的半大孩子。

我这才记起来，父母结婚三十多年，从没正儿八经过七夕。早先父亲在镇上农机厂上班，母亲守着家里三亩薄田，日子过得就像院角那口老井，没什么波澜，却扎实。七夕对他们来说，不过是农忙间隙翻日历偶然瞥见的俩字，远不如“芒种”“霜降”这些节气顶用。直到去年父亲退了休，家里节奏才慢下来，母亲倒捡回了年轻时爱做的针线活，父亲也学着在平常日子里找点乐趣。

七夕那天清早，父亲起得特别早。我隔着窗纱看见他在院子里转来转去，最后竟翻出母亲前年织的蓝布口袋，从里面小心地摸出个小布包。那是他上个月去县城赶集买的玉坠，水滴形的白玉，拴着红绳，人家说能保平安。他把玉坠放在掌心里搓了好一会儿，又怕沾了灰，用衣角擦了又擦，才揣进上衣内袋，嘴角的皱纹都松展开了。

母亲还是跟往常一样做早饭，铁锅在灶台上烧得噼啪响，她往粥里撒了把红枣，还多蒸了俩白面馒头——父亲最爱吃这个。父亲在灶台边磨磨蹭蹭，一会儿递块抹布，一会儿帮着添把柴火，好几次想开口，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。直到母亲把粥盛进粗瓷碗，他才像是下了决心，从内袋里掏出那个小布包，往母亲手里塞：“前阵子赶集看见有人卖这个，想着你戴能好看。”

母亲的手顿了一下，低头盯着掌心里的玉坠。阳光从梧桐叶缝里漏下来，落在她鬓角的白发上，倒显出些柔和的光。她没吭声，就用指腹来回蹭着玉坠的边儿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抬头，眼角有点儿湿，却故意撇着嘴说：“都这把年纪了，还买这些没用的，不如买点肉回来包饺子。”嘴上这么说，手里却把玉坠攥得紧，仔细系在脖子上，又对着穿衣镜照了照，嘴角的笑压根藏不住。

午饭过后，母亲又搬竹椅到院子里绣枕套，父亲在旁边修剪月季。他把开得最红最艳的两朵剪下来，找了个玻璃瓶插上，搁在母亲手边的石桌上。母亲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拿起绣花针，在牛郎的衣摆那儿多绣了朵小小的月季，针脚比之前密了不少。太阳快落山时，天边染了层淡淡的晚霞，父亲搬了张小板凳坐在母亲旁边，俩人就着余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，从年轻时的旧事说到邻居家的杂事，偶尔不说话也不别扭，就剩风刮过梧桐叶的声儿。

晚饭时，母亲特意煮了汤圆，芝麻馅的，是父亲爱吃的。她舀了一碗递过去，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说：“以前总听人念‘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’，年轻那会儿不懂，现在才明白，日子就是这么一天一天过出来的。”父亲接过碗，舀了个汤圆放进嘴里，点点头没说话，却把碗里最大的那个汤圆夹给了母亲。

天越来越黑，院子里的灯亮了，昏黄的光落在母亲脖子上的玉坠上，泛着温温的光。她把绣绷收起来，没绣完的枕套叠好放进竹篮，父亲就起身收拾碗筷。俩人并肩走进厨房，灯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，叠在一块儿，倒像极了枕套上那对隔着云雾相望的牛郎织女——没有什么轰轰烈烈，却有着细水长流的温柔。

我站在窗边看着这光景，忽然懂了，父母的七夕从来不是啥浪漫的仪式，是藏在柴米油盐里的惦记，是一针一线里的心意，是过了这么多年，一个眼神、一个动作就明白对方的默契。就像老辈人念的那句“愿我如星君如月，夜夜流光相皎洁”，他们的感情没有花哨的话，却在平平淡淡的日子里，发出了最动人的光。

### 征稿启事

本报《采风》版是业界人士的一块文学园地，为了让这块园地更加“春色满园”，我们特向您征集关于出版文化、读书生活等题材的原创作品，以及诗词、摄影、书法、绘画等各类文艺作品。

投稿邮箱：  
zbs404406@163.com

# 夏日里的那一份“冷”营生

□查理森

1970年代中后期，读初中的那几年暑假，我卖过冰棒（冰棍）。

冰棒由县食品厂生产，全县独此一家。全县有十几个乡镇，30多万人口。县城虽比较“袖珍”，但人口也有几万之众，这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冰棒市场。卖冰棒自然也就是夏天比较好的生意了。

时值计划经济时代。一开始，食品厂牢牢把住冰棒产销规模，产品只让厂里职工按计划领取去市场销售。架不住天气炎热，老百姓对降温食品需求量逐步增大。厂里顺应民意，扩大生产，销售队伍便随之增员。

但这个增员也是有原则的，即“先内后外，先大后小”。也就是先满足本厂内部职工及家属的卖冰棒意愿，再适当吸收厂外有志之士加盟；先让成人青壮年入伙，再慎重批准中学生勤工俭学。

因着父母亲是食品厂的职工，我就有了卖冰棒的优先条件。我也十分愿意用自己的劳动挣些零钱，不敢说补贴家用，但块儿八毛的，也正好可以应对一下电影票、课外书的需求。

卖冰棒这项业务的投资成本并不复杂。一只木箱、一床棉被，另外就是在厂里批发冰棒的本金了。木箱用来放冰棒，棉被则是在箱子里紧紧包裹着冰棒，为它隔热保温，锁住冷气。这就是在木箱内持续营造一个适宜冰棒存放的低温小环境，延缓它化样的速度。

我径直去干大（干爸）木匠郝伯伯家，请长我七岁的三九哥亲手为我量身定制了一只可以容纳200根冰棒的木箱，在箱体两侧安上小铁环，再穿过一根约5厘米宽的背包带，就可以背着走街串巷卖冰棒了。原本我还设想在箱子上画几支冰棒做广告，怎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颜料而作罢，只给箱子刷了道白漆了事。

我个人没有积蓄，批发冰棒的本金只能向父亲暂借。厂里定的冰棒批发价为每根1分2厘5，市场零售指导价是每根3分。批发100根，需本金1元2角5，如果运气好，一根不蚀地全部卖完，扣除本金，就可净赚1元7角5分。两次下来，还清向父亲的借款，我挣的就是纯利润了！这事儿想想都美！

那之前，母亲每个夏天都是要卖冰棒的。我本想跟在她后面“学徒”，可她每天起得太早，基本上都是4点多就去厂里批好200根冰棒，再走二三十里路，去附近的农村集镇售卖。这样的辛苦我吃不了，父母也舍不得让我吃。我便独自单肩背上木箱，每天批发50根或100根冰棒，在城里大街小巷转悠，大半天后，基本能将箱里的冰棒全都出清。当然，并不是每根都变现了，每次都至少有10多根没能变现而变成了水，烊化了，只能摊薄利润了。

厂里像我母亲一样的几位女工，商业意识较强，通过起早摸黑、跋山涉水的辛苦，把冰棒送到各处农村集镇，为乡亲们送去清凉的同时，每根冰棒也可以多赚2分钱。城里每根冰棒3分钱，去村镇每根5分钱。不过，在当年这个举动是冒着被冠以“投机倒把”罪名没收货、款的风险的。

这样做的另一个风险就是如果运气不好，天气突变，雷暴雨光临，冰棒就卖不掉，厂里不管退货，只能打折赔本促销，尽量减少损失。我家就曾遇到这样毫无人情的变天事件，不得已在家门口以1分钱一根的出血价卖掉了200根冰棒。

我个性内向，平日里不习惯当众讲话，而卖冰棒却需要腿勤嘴勤，满城转悠，高声吆喝，我却怎么着也无法把“香蕉冰棒”这四个字喊得声震遐迩，和其他

同行一比，仅此就让我“输在了起跑线上”。很多次的情形是，在电影院门外，同样背着木箱卖冰棒的男几位哥哥姐姐，在一声声吆喝中一根一根地出货，却无人来我点位前买上一根。所以，我的销售业绩多日都在100根以内徘徊。

同屋居住的发小、裁缝师傅钟伯伯家的小儿子小四子比我敢说敢干，有一日他申请帮我一起卖冰棒。他负责喊，我负责卖。我求之不得。我俩并肩战斗了数日，相比之前，收益总算有所上升。可眼看即将开学，我俩的暑假作业都还未动笔，便在大人的勒令下，卸下了冰棒箱，老老实实每天加班加点赶作业。

转眼又是一个暑假来临，卖冰棒自然又成了必选项目。有了之前的历练，人长大了一岁，胆量和性格都有了些积极变化，卖冰棒的思路也有历史性转变。我打定主意，避开县城这弹丸之地，舍城进村，转战农村乡镇另辟市场！原先困扰我的体力弱势，随着身体的健壮也一举扭转，10里左右的路程也已不是我商业征途的拦路虎了！我要不辞辛苦，去农村卖冰棒！

我很快就有了同行的战友。钟伯伯家的女儿小兰比我大几岁，表示愿意和我一起走乡串村，去挣这份辛苦钱。

那一天，我们早早地从厂里批发出200根冰棒，直奔15里外的赤滩镇。

出北门，过二小，翻越幕山坡，一路上，我俩轮流背着木箱，马不停蹄地向赤滩进发。我们约好，不到赤滩地界不开张，确保有足够的冰棒满足当地群众需求。

这是我们第一次下乡做生意。在途经纪村时，我们就卖出了10根冰棒。买冰棒的老乡对5分钱一根的价格并没有表示异议，很愉快得一手交钱，一手拿货了。



### 云海长城

新华社发（周万平 摄）

## 读书,为了拓展生命宽度

□基德周

平常日子，有本书在身边陪伴，随手一翻，心里就像一棵禾苗得到了雨露的滋润一样，心情顿时便会愉悦。时日久之，自然会体会到，有时候身边可以没有朋友陪伴，但不能没有书籍陪伴。

我小时候开始读书没有功利性，纯属一种消遣，或者说是看热闹。最先看的是一本残缺不全的小人书（连环画），属于《西游记》的一个章节《三打白骨精》，当时我被孙悟空一身千变万化的绝技所折服。后来，开始读各类小说。我第一本读完的长篇小说是《林海雪原》，杨子荣的机智、栾平的奸诈、座山雕的狡猾都深深刻在脑子里。当时的感觉，读书真好，能知道许多自己不知道的东西。

应该说，那个时候对于古今读书的有些名言一知半解，像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”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“书痴者文必工，艺痴者技必良”“明灯常作伴，益书常为朋”“书籍是青年人不可分离的生活伴侣和导师”等，自己读着，似懂非懂，却相信：读书肯定是一件好事！

后来，随着人生坐标的移动变化，我读书的选择目标才与工作有了关联。在村里当教师时，读过一些教育类书籍，像《小学教师必读》；当公社通讯报

道员时，读过一些新闻报道类书籍，如《怎样写新闻报道》《怎样当记者》等。1983年5月，我考入县委宣传部任新闻干事，后参加高教自学考试时，读了不少大学教科书，譬如，《国民经济管理概论》《自然科学概论》《普通逻辑》等；90年代初，我来到市广播电视局工作，着重读了《广播电视概论》《中国广播电视》等书籍。这些与专业有关的书籍丰富了我的知识，开阔了我的视野，对手上的工作也起到了润物无声的促进作用。

当然，这期间读的也不全是与工作有关的图书，小说等文艺类书籍一直都是不可缺少的。那些年，我对现代文学刊物格外青睐，《当代》《十月》《小说选刊》《萌芽》等是必不可少的读物。同时，我见缝插针地挤时间读了一些中外古典名著以及《朝花夕拾》《女神》《老人与海》《百年孤独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十日谈》《高老头》等。我体会到，这些经典作品内容精深，蕴含着许多富有哲理的道理，对处理人际关系、社会关系、人与自然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有书读的日子总是弥漫着阵阵墨香。我读着书，总算成全了自己的写作爱好。尽管自己没有什麼惊世大作问

世，但时常有一些新闻稿和文学类的“豆腐块”见诸报端，有的作品登上了权威媒体，有的作品获了奖。个人也获得了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。窃喜之余，也算是自己的一点慰藉吧。

“书犹药也，善读之可以医愚”。我经常揣摩这句话，说的是健康书籍就是良药。实际生活中我何尝没有这样的体会？不少微“疾”都是它治愈的。有时，自己昏昏沉沉、寂寞无聊，便随手翻开一本书过目，接下来不知不觉就有了精神头。有时，懒惰的坏习俗侵袭着神经，写作不愿动手。还是翻开一本励志书读着，一页、两页，很快惰性不见了，也就有了写作激情。虽说谈不上“下笔如有神”，但是，还是有灵感驱动的时候。有时，遇到不顺心的事情，翻开那本心理方面的书：盖人生历程，大抵逆境居十六七，顺境亦居十三四。读着、思考着，便会释然。是啊，人居世间，哪有事事都如意的时候？“万事如意”只不过是句单向意愿的祝福罢了。

书如良药，可增人寿？当下可能是个无解題。

不过，我还是坚信：努力读书，不一定延长生命的长度，但一定会拓展生命的宽度。

### ■嫣然思语

### 蝉鸣

□郑发发

知了把夏天越叫越薄  
像一块正在融化的冰糖  
正午的柏油路还烫着脚  
树荫却偷偷拉长了身影

小卖部的冰棍箱空了  
塑料风车在墙角结网  
谁家忘记收的橡皮筋  
在晒白的台阶上慢慢变硬

池塘里练习憋气的孩子  
突然摸到了凉意  
他们湿漉漉跑回家  
身后溅起的水花越来越轻

晾衣绳上的游泳圈  
不知何时瘪了下去  
母亲收起暑假作业本时  
飘落一片梧桐的落叶

暮色里数硬币的声音  
比蝉鸣更清脆  
明天要别上的红领巾  
在书包里压出新的折痕

### 母亲的红枣树

□王茹

在那片粗粝的土地上  
长着一片红枣树  
寒来暑往  
终于迎来火红的面庞

一颗颗莹润饱满的红枣  
镶嵌在密集的枣叶间  
似一颗颗红宝石  
点亮农人心中的期望

母亲在树下静静凝望  
修剪枝叶，除草施肥  
全被枣树记在心上  
它晃动着枝干——那褶皱  
与母亲脸上的岁月如此相仿

满树的枣子随着秋风  
向着母亲沉甸甸地摇晃  
颗颗都是它向母亲交出的勋章  
在夕阳下泛着温暖的光

摘下一颗轻品品尝  
香甜在唇齿间久久回荡  
这滋味藏着岁月的绵长  
也藏着母亲未说的守望